

尴 尬英雄

重说梁山好汉杨雄

肖克凡

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



* T201039 *

魁 尬 英 雄

重说梁山好汉杨雄

重说千古风流·野莽主持

肖

克

凡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尴尬英雄：重说梁山好汉杨雄/肖克凡著. - 北京：
中国文学出版社，1999.

(重说千古风流/野莽主编)

ISBN 7-5071-0522-9

I. 尴… II. 肖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2671 号

尴尬英雄

重说梁山好汉杨雄

肖克凡 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) 邮编：100037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9.375

字数：130 千字 印数：1-5000 册

ISBN 7-5071-0522-9/I·488

定价：15.00 元

总定价 (全 5 册)：75.00 元



重说千古风流

尴尬英雄

(重说梁山好汉杨雄)

肖克凡 著

野莽主持



肖克凡：天津作家。著有长、中、短篇小说 300 余万字。多次获奖。主要作品有《黑砂》等。

这次说五个男人

野莽

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一辑五本出版之后，国内新闻媒体如《文艺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文学报》、《中国文化报》、《中华读书报》、《中国图书商报》、《中国妇女报》、《作家报》、《文摘报》、《作家文摘报》、《新书报》、《科学时报》、《中国消费者报》、《为您服务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，以及全国各地的晚报等大约五十余家，先后都发表了评论文章。消息传到海外，台湾的文化商跑到大陆，洽谈要把它们改编成系列电视剧，国内的影视界则有号称大腕的导演想把其中的某部改成电影。北京的《科技新闻·生活周刊》对这套书一本一本地添加标题，连续地、系统地、隆重地进行了转载，甚至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在文后公布了出版社的联系电话，读者通过报刊找到了编者，又通过编者找到了作者，于是瞄准自己偏爱或感兴趣的人物，分

别而直接地、坦荡而雄辩地和作者们对上了话，大家心里也许是这么想的来着，既然千古可以重说，那么就允许你们重说，而不允许我们重说吗？

读者的意见提得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，譬如在中国的风尘史上，名妓们都是在倚门卖笑的岁月里寻找着如意郎君，为什么赛金花却是为了寻找如意郎君而走上卖笑的生涯？潘金莲有那么热爱家乡吗？董小宛有那么热爱祖国吗？大清总兵吴三桂的老婆陈圆圆怎么和农民领袖李自成还有一手？尤其是那个母夜叉孙二娘，她不是中国古典名著中的一位女英雄吗？居然跟淫妇潘金莲扯到一起来了！亲爱的读者女士和先生们呀，听了你们的问题我们深受感动，在当今金潮滚滚，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你们却一如二十年前，还在看书和买书，看和买炒股与发财以外的毫无功利可言的书，还在思考着文学、历史和人性，我们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理由不把书写得更加严肃，更加真实，同时也更加精彩？至于问题本身，请看五书的后记，还有五位作家在北京与读者见面时的真诚谈笑。

只有一家报纸，道听途说了我们五位女主

人公的芳名之后，刊出了一篇文章，批评我们是在发起一场逐美运动，为什么只写女人，世上的男人哪里去了，固然文学和女人是铁打的姻缘，然而没有男人的女人我看她怎么风流？态度是严厉的，看法是尖锐的，道理是颠扑不破的，我们服了。于是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二辑，我们就坐下来重点论说男人，一个是天下最风流的男人，连皇妃娘娘都想和他做爱的唐伯虎；一个是天下最无情的男人，杀妻灭子贪求荣华的陈世美；一个是天下最好胜的男人，侠肝义胆却不容人以猫为号的白玉堂；一个是天下最卑鄙的男人，将一个决定从此跟他过一辈子的从良妓女换取他人银子的李甲；一个是——不敢说是天下——最尴尬的男人，头戴绿盔的男人是多么的尴尬呵，况且疑心给他戴上绿盔的是一个秃驴，而那顶绿盔下的男人不是别人，而是如雷贯耳的梁山好汉杨雄！当年的施耐庵先生把这件血案写错了，经过我们本书作者的纠正，病关索杨雄怒杀了他的美妻潘巧云后，又仰天长啸，悬梁自尽。拼命三郎石秀也因此而双目失明。梁山泊聚义厅的虎皮交椅上面其实只坐了一百单六将。

五个男人的故事和命运与过去的书载大不一样，详情容我按下不表，书中自有绝妙的交待。现在我要说的最后一段话是，本辑虽然重说的是五个男人，但在这五个男人的背后或者怀里，仍然有着五个甚至完全有可能数目更多的女人，譬如秦丹娥之于陈世美，沈九娘之于唐伯虎，杜十娘之于李甲，苗红儿之于白玉堂，潘巧云之于杨雄。这件事既然社会和大自然不可阻止，道学家阻而不止，那么小说家也就不阻止了。倘若因此仍要受到非议，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三辑就实在无路可走，接下去只好重说五个和尚。然而和尚也不保险，死于本丛书男主人公之一杨雄先生祖传宝刀下的，他的假想敌裴如海公，不就是一个和尚吗？

1999年8月20日于听风楼

引子

蓟州境内的翠屏山，历来就是闻名遐迩的景致，有冀东第一山之称。泉水潺潺，林壑优美，松子引路，玉鸟啁啾。关于翠屏山的山名由来，说法不一。民间流传多取“山翠如屏”之意。无论此说还是彼说，其实民间百姓是不管这些说教的。山不在高，有寺则名。翠屏山上，不敢说古刹名寺遍布，香火倒也旺盛。就说坐落在翠屏山南麓的报恩寺吧，已有百年历史。一年四季，来此朝拜进香的善男信女从不间断。最为热闹的日子要说是每年的七月十五。一条山路通往山门，人流擦肩接踵，熙熙攘攘，前来参加一年一度的盂兰盆会。这时节，佛家圣地的庄严与俗界生活的多彩，相得益彰，使翠屏山报恩寺更加成了令人神往的地方。

蓟州府的吏员王文元，人不错。男大当婚的年龄，他却依然形单影只，过着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的日子。王文元精通文墨，在知府衙

门谋职文牍，被人唤做王押司。王押司迟迟不言婚娶之事，知情者认为此君心性太高。蓟州城里女子不少，似乎没有意中之人。王文元生性恬淡，不好交际。当年热衷于为他撮合婚事的婆子们，也渐渐心冷意寒。王押司每天专心致志于官衙的文牍事务，对这种粗茶淡酒的独身时光，并无倦意。

有人暗中认为王文元有病。

到了七月十五。七月十五是个什么日子呢？七月十五本是佛门之中的一个重要节日。这一天寺庙之中的僧侣结束了三个月的安居，集聚一起而“自恣”，于是受戒的年龄又增长一岁。自恣之后，寺内还要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，以解先亡倒悬之苦。久而久之盂兰盆会逾越庙墙传入凡尘俗世，演化成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盂兰节了。

王文元幼年即失怙恃，由族人抚养长大。尽管如此他对父母的养育之恩，还是非常重视的。每年的盂兰节，他必然起早，赶往翠屏山上的报恩寺，诚心诚意捐上香火，祭祀父母大人在天之灵。

今年的盂兰节，可巧赶上王押司在府衙当

值。三天之前就与李押司说妥，调换了当值的日子。清早即起，王押司焚香沐浴，然后更衣，一切收拾停当，他迈步出门朝翠屏山南麓去了。

盂兰节真是一个大节日。一路之上行人很多，车轿更是不少，一起朝着报恩寺进发。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小姐，常年吃斋念佛的老夫人，盂兰节这天纷纷走出门来。一路上处处丽日佳人。王押司一人赶路，倒也爽神。路过白石桥的时候，他觉得口中干渴难耐，四处寻找茶棚。

陆羽的传人知道今天是个以水发财的好日子，早早煮得汤水沸腾。几位喝茶的客官，都是奔着报恩寺去的，看着十分面善。不知为什么，那位拎着铜壶的茶博士大发感慨，朝着客人们大声说道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人人皆言孔孟之道，可是如若断了祖宗的香火，何言孝道啊。因此每年来报恩寺求子的人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。”

或许是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王押司一时触动痛处。自己今年已经二十有二，尚未婚配，依旧孑然一身。若以孝道论，真是一个不肖之子。想到这些，心情沉甸甸的，香茶也没了滋

味，随手将茶钱掷在桌上，王押司起身离开茶棚，快快而去。

路上人流更稠。仿佛人们一年之中只有今日，才纷纷出得门来。而王押司呢也仿佛一年之中只有今日蓦然之间顿生求偶之心。山路渐陡，拾级而上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报恩寺的山门前。王押司突然嗅到一股奇香，不禁为之一振。抬头四顾，暗中揣度这奇香出自何方。人丛晃动之中，王押司的目光投到清凉之处——正是在那株古槐之下，一位女子手持罗帕，掩口遮腮，宛若碧波仙子踏浪思凡。

王押司不由得定住眼神，痴痴看着。倏忽之间，他觉得浑身泛起阵阵躁热，精神不禁恍惚起来。王押司不愧是个读书之人。他闭目静心，暗诵孔孟文章，心头躁热渐渐缓解。睁眼再看古槐树下，空空荡荡不见美人身影。他突然感到一阵失落。

迈步走进寺院的山门，他心中断定那位美艳女子已经进了大殿。王押司年轻的心儿仿佛成了断线的风筝，飘飘摇摇的。那位美女到底是谁家的小姐呢？他举目四顾，在人流如织的寺院里四处寻找起来。

王押司终于懂了，男人为什么离不开女子。

这时候迎面走上来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和尚，轻声轻语叫了一声施主。

王押司怔了怔，一时认不出这位年轻的和尚究竟是谁。

其实人与人之间，无论素常多么熟悉，若是蓦然之间彻头彻尾换了装束，改了模样，别人一时也会懵了头脑，识辨不出。且说站在王押司面前的这位和尚，青旋旋新剃的光头，眉目清秀，身穿一领大黄直裰，口口声声叫着施主。王押司只觉得这位小师傅很是面善，不由怔怔看着。和尚见王押司这般情形，干脆报出自家法名。王押司恍然大悟：“法名海公！记起来了，记起来了。你尚未出家之时，是不是裴家绒线铺子的小官人啊？怎么，你说出家就出家了？”

海和尚合掌道：“小僧出家在报恩寺，也是当初许下的大愿。押司今日怎得这般清闲？”

王押司刚要答话，听到大殿里佛乐奏起。海和尚朝他合掌，说了声告辞，就赶着去做法事了。

王押司心中起急。看来人间男子一旦动了

心思，就是中了情魔，美女即使是在西天极地，也是愿意前去找寻的。王押司脚步匆匆进了报恩寺的山门，继续寻找美女。

说起这报恩寺，原本是一座宏大的寺院。适逢盂兰盆会，人流如织。王押司过了山门，迎面就是天王殿。大殿正面端坐着的是：面带喜悦、袒胸露腹的大肚弥勒佛。这尊弥勒大佛，笑口常开，大肚能容，人称“皆大欢喜”。大肚弥勒的身后，是手持宝杵的韦驮将军。

韦驮将军的对面，正是大雄宝殿。

王押司今天前来上香，只求佛祖保佑父母在天之灵。没曾想有了如此艳遇，方寸大乱。他心中暗暗反省：这佛门本是净土，今日我竟在这里凡心大动，甚至难以自持。看来男大当婚这句话，果然言之凿凿。这样想着，他的心平静了几分。

王押司来到大雄宝殿，上香拜佛，然后捐了功德。他知道自己恋上了那个美女，就在心中祈求佛祖保佑这门婚姻。

那个美艳绝伦的女子是谁呢？此时押司王文元并不知道，那美女就是《水浒》里遗臭万年的千古淫妇——潘巧云。

当然，潘巧云的结局是被丈夫杨雄给杀了。杨雄不杀潘巧云，就不是杨雄了。潘巧云若不被杨雄所杀，也就难以成名了。

这场杀人案最终不可避免。刀下留人，其实刀下往往难以留人。

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，距离潘巧云被杀似乎还很遥远。